

六家文選

WA 35

20

6

館書圖京東

貴重圖書

漢書門

文章類

別紙

五架函

二三號

三〇冊



六家文選卷第九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畋獵下

長楊賦

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

善本無發
民二字

入南山

濟曰上主上也謂成帝言明年將誇胡今年秋則發人入山捕禽獸明歷時廢農也

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敘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



歲無客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賊又疑七略誤蔡邕曰上者尊位
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也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
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以右內史更名西自褒斜以東至

弘農南驅漢中

韓曰褒斜谷名弘農漢中皆郡名善曰褒斜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

秦置

張羅網

宜采

捕熊羆豪豬

居

虎豹狢

又獲

九狐兔麋鹿

良曰皆獸名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豭也廣

雅曰狢雖也

尾長四五尺

郭璞爾雅注曰獵

載以檻車輸長

楊射能館

銑曰檻車載獸車也長楊宮名射熊館名載獸輸納於此也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

獸亦囚禁罪人之車也

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三輔黃圖曰長楊宮有射熊館在盤屋

以網為周防

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

臨觀焉

向曰法圍陣也言以網周圍放縱禽獸於其間銑曰搏執也其執獲者任取而歸之是時主上自臨望之李奇曰

法遮禽獸圍陣也法音祛服虔曰今胡客自取其得也善曰廣雅曰搏擊也是時農民不得收斂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

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

不得收稼穡也翰曰翰筆也言林比其茂也子者男子之通稱借以為主客而諷焉藉借也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

林也詩大雅曰有壬有林君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胡廣云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其辭

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

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

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

向曰扶風郡名太華山名言命數郡人驅擁禽獸也顏監曰動不

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千仞廣十里善曰太華已見

西都賦 稼卓截截結五而為弋紆南山以為宜

山名弋獵也紆屈也宜網也言稼截嶺為繫網擣取南山周屈為網明獵場廣遠也服虔曰截嶺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監曰截嶺

即今謂差我也。善曰：說文曰：戈，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

於山隅。帥軍萃。善曰：萃，音作。法。錫戎獲胡。向曰：乘車也。騎，

胡人所獲禽獸皆以賜之。漢書音義曰：薛聚也。顏監曰：薛，足蹴也。

善曰：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賜戎。今胡自獲之，搯。能熊。挖。他。

豪豬。銳曰：熊，羅豪豬，皆獸名。搯，捉也。木擁槍。壘。以為儲。

胥。善曰：槍，壘作木槍，相壘為棚也。儲，胥，藩籬也。擁，禽獸使不得出。

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善曰：古今字詁曰：塵，

矣。而功不圖。向曰：勤，勞也。不圖，無益也。言擾亂廢農，勞苦至甚。

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

甚勞而無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恐不

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

豆之事。豈為民乎哉。善曰：恐不識事之人，但見為娛樂，不

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

庖。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也。且人君以

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曰：玄默，無事也。澹泊，清淨也。善

都賦：澹泊與澹怡。今樂遠出以靈威靈。善曰：露，暴露也。

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善曰：露，暴露也。

人曰：吁。客何謂茲邪。善曰：吁，歎也。主客答客云：客謂此為

辭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

其內也。向曰：言客不能周知此事。善曰：莊子曰：僕嘗倦

其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

切焉。善曰：詳，審也。凡，都切近也。言利害之事，我亦屢談，今則倦矣。不

長詩傳曰詳審也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客曰唯唯水主人

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鳥窠其民其民鑿齒之

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良曰唯唯猶諾也濟曰封豕窠窠

相與磨牙爪牙爭害于人也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窠窠封豕

齒皆為人害窠窠類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

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也

之不康翰曰豪俊謂秦末陳勝項籍之流也言天下苦秦若此

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良曰帝天

天關皆星也言上天眷顧而命高祖我高祖奉天命順斗極如天關

星之運轉以討暴亂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善曰毛詩曰乃瞻

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今天之元命荀曰命者天之命維書

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極為政也爾雅曰

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也橫巨海漂崑崙濟曰

票疾也言高祖兵威東至自巨海西自崑崙可使卒提劍而叱

之所過麾城慙踈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

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食低鞮

生蟣乙所介冑被霑汗音寒協韻尺劍叱暴亂之軍指麾之間

若焚刈城邑下虜將帥降取旌旗竟日之戰不可盡記者言多也慙

言不暇梳頭不及食生蟣被霑汗者連年戰不得解甲也此為

人勤除害也顏監曰慙舉手擬也蒼頡篇曰慙拍取也善曰鄭立

禮記注曰慙之言芟也字林曰慙山檻切頭蓬髮亂如蓬也說文曰

鞮鞮首鎧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蟣鄭立禮記注曰介被甲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曹堯鞮也鞮以為去萬姓請命乎皇

天良曰言人不勝其苦故高祖為請性命於天也善曰淮南子

於道謂之命王肅曰迺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濟曰

其情也善曰方言曰展申也訓規億載恢帝業翰曰規模

古屈字也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規億載恢帝業也千萬曰

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

也

風

華

祖也

皇立
衣民

於

雕

絲

聲

曰不

鄭

春秋

與

閼

一五
二五

鄧

魚

音韻

又詩曰

又驃驃

女

曰不

鄭

春階

賦

閨

一互
二相

爲明
郢

爲

音也書

其軍

驃奴

奴

也汾音紛 飈騰波流機駭蜂軼音逸 濟曰飈風機弩也言弩發箭若驚駭而出又

如蜂聚飛而過也皆取其盛疾良軼過也善曰爾雅疾如奔

星擊如震霆碎輶紛輶云破穹廬 翰曰輶輶匈奴車

名穹廬所居帳也皆碎破也應劭曰輶輶匈奴車也音義腦沙漠

髓余吾良曰沙漠地名余吾水名破其頭以腦塗沙漠余吾水名北山

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出焉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在朔方

獵善本作平王庭銑曰遂北至于匈奴王之庭以獵也孟康曰

驅橐駝燒燠覓蠡音驪向曰橐駝大駝也驅之以歸燠

酩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分黎音離 單于磔 厄竹裂屬國 濟曰黎

具也張揖曰燠蠡山名于匈奴號也屬國屬匈奴之國者分割磔裂破也韋昭曰黎割也顏

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朝善曰單于匈奴王號漢書

曰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廣雅曰磔張也漢

書曰置屬國以處匈奴降者韋昭曰外國羌胡來屬漢者也夷抗

谷跋蒲鹵莽莫刊山石 良曰言兵騎兵其坑谷跋涉鹹草

也鹵鹹地也刊削也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鹵中生草莽說

文曰鹵西方鹹地也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按莽削石以通道也

蹂手如屍輿斯斯係平老弱翰曰死者蹂踐其屍斯役

盡係之象亦係也服虔曰蹂足踐尸也類師古曰死則蹂踐其屍破

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輿斯輪踐其斯徒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係

繫也杜預左氏說銑蟬癥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

人濟曰吮稍也銑予也癥者淫夷皆傷也言稍及予所中皆成瘡

及被金鏃所傷者蓋數十萬人如淳曰吮括也孟康曰癥者馬

脊者創癥處善曰如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銑所中皆為創癥於馬

者孟氏以為者被金鏃過傷者其眾也服虔曰者驢傷者或予積內

未出其瘡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藂若驢焉孔皆稽顙樹領

匍匐之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頭樹上向也 善曰說文曰

匍匐匍匐手行也扶服與匍匐音義同當作扶服蟻作蛾古蟻字

餘年尚不敢惕息濟曰惕息疾喘息也所以不敢者懼漢威

也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以擊匈奴

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夫天兵

四臨幽都先加良曰天兵漢之兵也稱天者重其威也臨於四方先加於匈奴矣幽都北方匈奴所居

善曰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迴戈邪指南越相夷翰曰戈亦兵也南越

相夷殺以歸于漢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為興師往討聞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

也善曰漢書音義曰節所杖信節也是以遐方踈俗殊鄰絕黨之域濟

也善曰絕遠也域國遐疏皆遠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良曰上仁茂德

古之有道君也不能安者願安於漢莫不矯足抗手善本作首字

請獻厥珍銑曰矯抗皆舉也言其舉手足願來獻其珍物也服虔曰躋舉足也音矯使海內澹

然翰曰謂晏然無事善曰廣雅曰澹安也徒濫切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濟曰金兵刀也革甲也善曰史記士蔣曰邊城少今朝廷純

冠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

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

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向曰言成帝之德若此兼包書學之林聖人之風如

雲靡靡而進英華物之美者以喻帝之美也沈浮言輕重得中洋溢猶盈溢也八區八方也無不沾及者言德化廣遠也良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

方也無不沾及者言德化廣遠也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華英王者得其根茲

八區八方之區也禮記曰天之所覆難蜀父老曰羣生沾濡矣士

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

而不殺戒所物靡盛而不虧翰曰樵夫採樵之賤者笑其不稱帝化銑曰言主上之意以

為人理無有崇高而不隆殺者盛滿而不虧沒者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注曰殺滅也文子曰物盛則衰故平不

肆險安不忘危良曰肆奔也言戒慎之甚今所以獵長楊非徒然而已服虔曰肆奔也顏監曰肆放也不

放心於險也善曰孫卿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

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濟曰乃時猶向時也五穀熟曰有年言我向時以有年出兵者將以整車輿勸戎虜也竦勸也善曰時言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穀



憂人之苦 善曰毛萇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之見百年存孤
子于征劬勞于野孫卿子曰周興力役無奪農時見百年者就
弱 翰曰憂其耄老慙其惇獨 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
見之說文曰存恤問也春秋說題辭曰存恤幼孤 帥與之

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 磬之和建碣

一磬 鞀之虞 良曰帥令均其苦樂 濟曰鞀磬樂器名使之相
碣磬之儀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 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有柄實至搖之以奏樂 憂擊 善

作拈 鳴球掉 曜八列之舞 良曰球樂器也擊也掉動
也 拈檠也鳴球玉磬也韋昭莫擊作拈隔古文隔為擊 酌允鑠 始

有樂胥 思與反向曰允信鑠美也酌此信美之道以當於酒詩
云君子樂胥言樂得賢人相與理也取此義以當於酒 善
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為有 善聽

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祉 善曰雍雍敬良以受福祉
肅在廟又曰受天之祐 歌投頌吹合雅 善曰歌聲與頌相投吹
爾雅曰枯福也音怙 聲與雅樂相合服虔曰

聲之相 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 齊曰勤情如此真
投也 詩云愷弟 方將俟元符 良曰元大也俟待大瑞之
君子神所勞矣 符也晉灼曰元符大瑞也 以禪

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 翰曰皆封禪之禮 善曰難蜀父
老曰增太山之封加梁甫之事

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 向曰言將傳光輝於將來比榮
五也 善曰李軌法言注曰 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

稻之地周流黎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

盛欣究攬 居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銑曰芻蕘皆草也
姓也攬攬麋鹿皆獸名言本意不在如此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浮過也說文曰杭稻屬也聲類以為杭不黏稻也漢書東方朔曰

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 向曰八寸曰咫離婁古之明
目者視之遠近豈可與盲者

同哉 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
咫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越音樞

二又及九卷

各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將

善本無將字

已獲其王侯

良曰使胡人王侯慕我而常來朝蓋謂我獲之矣善曰說文曰曾辭之舒也

言未卒

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

所能及也乃今日發蒙廓然已昭矣

向曰未卒未畢也稽首首至地

體者為國之體也言主人發去蒙暗使人廓然昭明也善曰體猶法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白

射雉賦

潘安仁

濟曰岳既徒琅邪其俗善射雉因講肄之餘而習媒翳之事樂而賦之終以自戒也

媒者少養雉子長而狎人能招引野雉翳者所以隱射也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

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也晉邦過江斯

藝乃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昧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忘

涉清

善本

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

良曰涉清也清林清

淨之林羽族鳥之族類也樂其得性也爰曰樂羽翹之類或羣或飛飲啄恣性也

善曰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鸚鵡賦曰羽族之可貴者

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

翰

聿述也英麗美稱翬雉也言述采毛之美禽獨有五色之名雉也爰曰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翬也翬雉也伊洛以南

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英者雉果之目名者聲聞之稱也一本聿作偉善曰翬見爾雅

厲耿介之專

心兮侈雄豔之姱

苦姿

銑曰厲嚴厲也耿介專一之心也侈豐好也氣雄而色豔若此之

好容姿也爰曰厲嚴整也耿介專一也侈豐也姱好也美色曰豔言雉嚴整其不羣之性奮揚其雄豔之貞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

謂英麗也麥赤氏切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

而分畿

濟曰言雉常巡遊於丘陵以經營略取所食之物仍畫隸墳衍分其畿界不可相侵爰曰巡行也言周行丘

陵因其墳衍以為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墳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主餘者雖眾莫敢鳴雉也此

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燕宇曰天子經略廣於是青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同

陽告謝。朱明肇授。良曰春為青陽告謝為春終也夏為朱明肇始也始授謂夏初也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善曰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楚辭曰青春愛謝王逸曰謝去也

靡亦無也。愛曰草木具榮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撼所以改舊。向曰莖草苗也蔚初生與光曜而新也陳故也柯樹枝也撼然而落改舊枝為新也

天決決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色言新舊咸茂也也撼彭柯貌也。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貌決與英古字通家語金人銘

江河溜水流貌也。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鳴以而朝。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貌決與英古字通家語金人銘

雉。漸含秀之貌也。微子曰麥秀漸漸鳴鳴雉聲也。雉鳴也。愛曰漸

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雉。延年以潘為誤用也。案詩有鳴雉鳴則去求牡及其朝雉。則云求雌。今去鳴雉。朝雉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此以上序節物氣。

眇箱籠以揭驕。睨計驍。覓媒之變。候雉可射之時也眇箱籠以揭驕。睨計驍。覓媒之變。濟曰箱籠竹器盛媒雉者也揭驕驍健負眇視也箱籠之中見驍健之雉媒變態之狀也

奮勁駁。以角搯。悍目以旁。肆志所意奮勁駁。以角搯。悍目以旁。願高也

來。音賴。銑曰。駁足。搯邪也。言媒雉奮勁之足。角邪而立。驍怒目也。兒言怒悍。戾之目以旁顧視。睨視也。愛曰。駁。角邪也。搯。所也。悍。戾也。睨。視貌。睨視也。奮。其堅勁之脛。以利距邪。所。睨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善曰。曹植關雞詩曰。悍目發朱光。鶯

綺翼而賴。灼繡頸而袞袞。也言翼如綺之文章。繡帶赤色。頸如繡采之明。若袞服。愛曰。鶯文章白也。詩云。有鶯其羽。翼如綺。文經則赤也。灼。盛也。賴。毛如繡。背如袞。章言五采備色也。善曰。壯音陞。愛本賴作賴。

鬱軒翥以餘怒。畏長鳴以。也。善曰。壯音陞。愛本賴作賴。

效。能。音耐。協韻。向曰。軒翥。將飛兒言鬱然將飛而有餘怒。思為長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鳴。思見野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

爾乃。淩場挂翳。停。淩。場。挂。翳。停。

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

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

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

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

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

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

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

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僮。葱。翠。綠。栢。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

利裏善本作料戾以徹鑒表厭輒躡以密緻陳二切

開除之名也乃除其場柱其翳以待野雉停僮葱翠翳形負挿以栢

葉參差文如鳥翻又似魚鱗之相次望之者若草樹森茂執之則婉

弱輕利料戾小窻隙也厭躡重布也其裏則有小隙可以徹鑒於外

其表則以重布密緻不見其內也爰曰澤者開除之名也今倉人

通有此語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柱翳於草停僮翳貌也葱翠

翳色也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葉上則蕭森下則繁茂而實綢繆輕利

也婉轉綢繆之稱料戾小而微也厭躡重而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

木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觀見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柱棟便切善

曰廣雅曰澤除也恐吾遊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銑曰吾遊謂

也原禽野雉也罕希也言立其翳恐雉晚起而鳴野雉希少而至

也爰曰遊雉媒名江淮間謂之遊遊者言可與遊也言既芟場柱

翳又恐媒起不早野雉希至原禽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

以寓視濟曰由此甘分疲倦心目企想寄視以待之寓寄也

上言柱翳之後遲獲之意也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何謂翰之

也左氏傳楚子玉曰得臣與寓目焉杜預曰寓寄也何謂翰之

喬桀邈儔善本類而殊右倏扇舉而清叫野聞

聲而應媒向曰調翰媒雉也喬桀俊逸也扇布巾也故使媒鳴

巾而叫野雉聞而果應之也善曰何疑問之辭也爰曰調翰謂

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言邈絕儔類殊異才氣也扇

布也形如手巾叫鳴也將欲媒雉振布寒微吾以長眺已跟

亮蹠而徐來良曰罟翳隙上網也跟蹠雉行負言褰開窻

爰曰褰開也罟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窻上視外處其制未聞也

今則以板矣言聞野雉應媒之聲知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跟蹠

徐來也跟蹠乍行乍止不迅疾之貌摘朱冠之絕許赫敷

藻翰之陪蘇來切向曰摘發也雉憤朱色故曰朱冠絕赫敷

施赫赤色貌陪鯁奮怒之貌也善首葯握綠素身地黼

曰廣雅曰摘舒也藻翰翰有華藻也善首葯握綠素身地黼

輔繪翰曰葯猶纏也也言雉首綠色頸葯素也黼繪畫文也身采

如繪青鞵秋莎靡丹臆蘭粹音最銑曰鞵夾尾間也青

也丹與鞵蘭之同色粹同也爰曰鞵夾尾間也莎草名楚辭曰青

莎雜樹則莎色青也言雉尾間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又段一

忽而逝六韜曰倏然而往忽然而來忌上風之餐吐切畏映日之儻朗切

也濟曰餐切微動之聲儻朗不明之兒顧此而畏忌之是多疑之雉屏

發布而索息徒心煩而伎憊音養翰曰恐此多疑之雉

索息細喘息也無使媒有聲而心煩悶其射伎復憊不可忍欲射之

無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紜不定空心煩而伎憊有所聞便驚而逝既

也善曰難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劭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易名

庸保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家伊義鳥之應機善本啾

攫攫地以厲響銑曰伊惟也義鳥媒雉也惟媒雉能應我心

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紛紜難中啾然攫

地而鳴引令來關卑蒼曰攫地爪持也三蒼曰啾聲也彼聆音

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向曰彼聽媒雉之聲逕進於前忽

聆聽壤地也爰曰彼野雉聞媒聲便逕來關形盈窻以美發

交距蹶地土壤相接善曰廣雅曰壤塵也

紛首頽而臆仰良曰形赤也雉之色望之滿窻隙美可發射

遂射之紛然首頽落其臆偃仰而倒爰

曰形赤也盈滿也言其光彩滿當於窻美取其意而發矢又曰既

與媒戰形當翳窻發弩極美正射其頸首頽向後臆仰却斃也

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去龍濟曰夷靡頽弛也易脩也農

墳大防今呼為塘也夷靡頽弛也易脩也農不脩梯啼叔叢榛

又翳會烏葦動蒲葦如勇切濟曰稊草名菽野豆叢雜榛積

此中也爰曰稊稗類也菽豆也謂勞豆之屬野生也田既荒廢雜

草繁茂翳葦葦葦深概良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葦西京賦曰

葦葦鳴雄振羽依于其冢翰曰言雄雉振羽翼依止其山頂

雖形隱而草動銑曰降下也捫然下高丘馳奔於媒雉雖形

雖於高丘之頂捫然降下向敵不見其形而見草動也爰曰捫疾兒也言雉

之傾掉了意湔朱躍失以振踊翰曰挺稊草莖也

動知雉將至意湔躍不定而振踊也爰曰挺稊草莖也

莖也掉動也觀草莖傾動與雉將出意湔躍逸也暎溫出苗以

入場愈情駭而神悚

向曰噉漸出負言漸出草苗以入射場我情彌驚駭神彌悚動恐射之不

中也爰曰噉漸出見也楚辭曰噉將出兮東方向觀草動異雉當至噉然而出果其所願精神愈驚動望驚合

而翳晶

胡雉映劫許肩而旋踵言雉既入場望草木皆驚

暗而合其翳晶然獨異其心疑之乃斂身却還其足也爰曰言雉出苗望諸處壓然闇合唯翳晶然獨顯仍斂翼旋反也人斂身謂之

腋肩善曰說文曰晶顯也漢書公孫瓚曰脅有低首呂氏春秋管仲曰車不結軌士不旋踵

擬青顙

盧而點項齊曰青顙頭也點中也自倣我志專精銳

歸乃從後射正中項也顙頭也倣音欣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別

相違目邪望足旁別也爰曰目不步體視與體違也邪眺旁別視瞻不正常驚惕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

目說文曰惕驚也

靡聞而驚無見自驚

音脉翰曰驚猶疑也靡無也此多驚

疑之雉也爰曰驚亦從脉方言云

周環迴復繚繞盤辟

脉俗謂蹊爲鬼脉言雉性驚鬼蹊

音翻向曰周迴不止自爰曰皆回旋往復不正

之貌也善曰漢書曰何武所舉者盤辟雅拜

戾翳旋把

榮隨所歷

向曰把柄也戾翳之把榮曲隨雉之行使不見已

趣取其便也

彳石

彳錄中輟馥馥焉中鎬

銑曰彳行負中

中聲也鎬箭也爰曰彳彳止貌也輟止也鎬矢鏃也馥中鏃聲也善曰今本竝云彳彳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宕往彳彳中輟以文勢

言之徐氏誤之前刻結重膺傍截疊翻

言毛厚也爰曰正橫射也刻割也前割重膺傍斷兩翻也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

五臣本無此二句爰曰雉性怯而多疑膽劣而心戾者善曰說文曰狷急也古縣切

交戰

濟曰欲聞而懼爰曰內心也固堅也心無堅守外無闢意

來若處子去如激電

向曰處子處女也畏人者

達國語注曰交共也

日風颺

闕問廉蠲玄葉悞歷乍見

歷然乍隱乍見爰曰蠲麥稍也謂在麥田中蠲葉間闕問於外乍見乍隱不敢出場也善曰蠲與稍並同於是筭

分銖商遠邇

濟曰為其遠故筭其分銖商量遠近邇近也爰曰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之處也雉既

不出將就草射之故計

揆懸刀騁絕伎

良曰懸刀弩牙後刀也揆度准擬之騁懸

絕之妙伎爰曰懸刀弩牙後刀也一名機揆度也等量可發而發

如轉二如軒不高不埤

如轉如軒輕

京賦曰妙材騁伎薛君韓詩章句曰騁施也

重得所也不高不埤正可發也

爰曰言至平也善曰毛詩

味秀值曾裂膝素破蓄

良曰味蓄也膝曾也箭發與此相

當

爰曰射面也膝喉受食處也背家

夷險殊地馴麕異變

濟曰

也裂喉破喙也字書曰味鳥口也

夷險殊地馴麕異變

曰

夷平也言所射之地有平險不同雉有馴擾麕踈變態亦異也

不暇食夕不告倦

銑曰所以日吳不暇食及夜不告倦由用心取中也爰曰言樂之者忘飢倦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之一笑

善本

醜夫為之改

貌憾

胡

妻為之釋怨

笑後與妻同車如臯射一雉中之妻

為之一解顏而笑是其夫改其醜兒妻之怨恨自此釋也憾恨也言

此亦美事不可不解也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爰曰妻所以愁恨者怨其夫之醜也今見獲雉而言笑則是斯藝能使醜夫變兒恨妻釋忿者也

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

以馳騫何斯藝之安逸

羌禽從其已豫

向曰凡遊獵所獲者皆乘危險以馳騫車馬獨我此射之藝既安且逸雉自隨我取豫樂

清道而行擇地而住

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

良曰選清閑之道而行擇舍地而住為場也

尾飾鑣

苗悲

而在服肉登俎而

永御豈唯卑隸此焉君舉

音據協韻銑曰得其尾可以登俎器而食此事安閑豈獨卑隸賤人所為亦可使君王舉而為之也

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董巴輿服志曰馬並以黃金為義髦插以翟

尾先多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綸翟闕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

兔鶉鷩左氏傳臧僖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

二

國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巻』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川澤之實阜隸之事非君所及又曹劇但君舉必書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誠而君子之所不為

紀行

北征賦

善曰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

翰曰後漢書云班彪字叔皮扶風人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遭王莽敗後舉茂才為徐

令更始時彪避地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征行也言北行而賦之彪子固及女曹大家並有

文學名高當代父才子賢自古莫及善曰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時據隴擁眾囂不禮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答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才為徐令卒亦為望都長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

災向曰余彪自稱也遭

奔亂天下顛墜傾覆罹也正羅王道不通填塞阨險之災時也善曰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王

少留

濟曰天下既亂舊居之室毀滅為丘墟不可留也善曰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楚辭曰欲少留

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此靈蹟也善曰淮南子曰奮袂執銳莊子曰絕迹易廣雅曰絕滅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

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銑曰長都長安也瓠谷各名玄宮謂甘泉宮也夕宿於其下善曰

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平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音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按瓠谷玄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

通天之崇崇翰曰雲門雲陽縣門也歷此門反顧見通天臺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通天臺名已見上文乘陵岡

以登降息郇詢郇城之邑鄉或上或下郇郇國名至此邑鄉而止息也善曰漢書右扶風有拘縣國公劉所治邑也拘與郇同幽與郇同應劭曰左傳去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巨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郇叔又云公城郇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有郇城即古郇國也廣雅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

傷濟曰郇公劉所居邑公劉周之遠祖德及草木故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善曰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劉劉名也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彼何生之優渥

我獨罹善本此百殃向曰優樂渥厚也言公劉之時草木不傷人樂何厚我今日何故獨罹此

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翰曰言我會人事變化之亂非天命之無常也靡無也

禍亂也罹羅殃禍也稱百言多也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立禮記注曰殃禍惡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故時會

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善曰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

城善曰赤須城名義渠城名戎王之所居也善曰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王莽改為義溝酈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忿戎王之淫狡穢宣

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良曰秦昭王母

宣太后與戎王通昭王殺之起兵伐滅其國言忿其淫亂嘉其北伐也淫狡猶狡亂也穢汚宣后使不貞也善曰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匈奴列傳曰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

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赫怒已見上注紛吾去此舊都

兮非遲遲以歷茲銑曰紛吾彪自謂也言我既去長安舊都車之駢馬何復遲遲不進歷于

戎王之邑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
吾乘兮玄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驂傍馬也毛詩曰行道遲遲楚
辭曰喟憑心而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向曰舒

志節也逝往也善曰舒節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
以馳大區漢書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三百
五十里涉長路之縣縣兮遠紆迴以繆居幽流曲迴以繆

繞也紆曲也繆流猶繚繞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繆縣長不絕貌
也劉歆遂初賦曰路脩遠而縣縣說文曰紆屈也繆流曲折貌也
泥陽而太息悲祖廟之不脩濟曰泥陽縣名彪之祖伯

荒廢故歎息其不脩善曰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
壹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泥奴雞切
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良曰彭陽地名遂釋

憂思也善曰孝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余馬於椒丘楚辭曰步余
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即今彭原縣是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
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者也日晡晡其將暮兮覩牛羊之

下來力而切翰曰晡晡不明也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
役如之何勿思言王道未明使有役也善曰楚辭曰日晡

晡下而頽說文曰晡不明也毛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寤怨曠之傷情兮

哀詩人之歎時銑曰言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歎時皆詩
人之情也善曰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
數時毛詩序曰大夫久役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

漫漫莫半切良曰越過也既過安定而行容與容與行良遵猶循
也漫漫廣雅曰歎傷也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

其脩遠漫與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乎築怨同曰
曼古字通也蒙恬為秦將築長城於此民疲而怨故云築怨言我思此人亦太
甚也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

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彊秦之暴虎兮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
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翰曰捨棄
逆胡亥篡立之切憂翻事外蕃遠患而備之高則趙高也胡亥二世
名向曰不能以道德耀遠方而安之顧以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

也善曰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為厚固繕藩而已
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
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脩也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讐

何夫子之妄託善本兮孰云地脉而生殘彪言恬

知其過譽過也兮善曰史記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

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

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

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哉乃恬

之罪也吞藥自登障隧遂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

殺障隧城牆也婆娑容與自善曰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

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郭間說文曰障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從火

者字通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障或為墜說文曰墜古

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婆娑容與之貌也毛

詩曰市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佗昂於朝那翰曰獯

也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佗昂於朝那翰曰獯

名猾亂也朝那塞名匈奴入邊殺北地尉佗故至塞而弔之印名尉

官也善曰史記文紀曰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

印徐廣曰姓孫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從聖文之克讓兮不

曰安定郡有朝那縣姚察曰印姓段從聖文之克讓兮不

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

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淠備之逆邪濟曰聖文

音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淠備之逆邪濟曰聖文

克讓之德不勞師徒但以幣帛加於天下而民自服善曰尚書曰

允恭克讓幣加加之幣帛也史記文紀曰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

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

姓趙氏為南海尉然為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時為壘川令使南越

值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史記曰吳王淠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

祖立為吳王孝文時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

不朝其謀亦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向曰文

益不解也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向曰文

太宗彪云太宗者互其文也言聖文加幣以懷人曩秦脩邊以禦遠

帝德蕩蕩然不與其謀也圖猶謀也善曰言文帝知加幣以懷

邊豈如強秦繕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

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齊子

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嵯峨濟曰齊外也高平地名

書安定有高平縣高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善曰漢

唐賦曰周覽九土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善曰漢

蕭條莽蕩曠遠之貌善曰楚辭曰山蕭條而無風飈發以飄

獸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初賦曰迥百里而無家風飈發以飄

飄善本作兮谷水淮千碎切善以揚波良曰飄飄風馳良

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川水之溝命曰飛雲霧之杳

谷水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飛雲霧之杳

五哀切。翰曰：杳杳，深沈貌。皚皚，白雪貌。言涉行於此。善曰：楚辭曰：眴兮杳杳。王逸

鴈邕邕以羣

音齊。向曰：邕邕，鴈聲。鴈，雞鳥名。齊，齊聲也。舍曰：毛詩曰：雍雍鳴鳳。鳳，楚辭

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恨

翰曰遊子彪自謂也至此思其故鄉所以悲懷淒淒悵悵
憂悲兒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廣雅曰愴愴

嘯歌傷懷也。愴力也。切。毛詩曰。撫長劍以愴息。今泣連落以

善本作衣字。潘曰：撫，拍也。撫，魚猶，蕤息也。連落淚流兒。
善曰：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太息也。周易

攬余涕以於悞邑字兮哀生人之

良曰哀鴻也。方惟心之三十世多故多事故也。善曰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又曰氣於邑而不可止。又曰哀生人

夫何隕計之不陽兮嗟久失

善曰陰暝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願史

日陰曠其將暮毛萇諒時運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訴
詩傳曰陰而風曰曠

爾雅曰諒信也宋衷春秋緯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

鬱鬱結其誰語說
文曰愬亦訴字
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

翰曰亂理也重理一賦之意齊曰夫子孔子也孔子云君子固窮又曰遊於藝又云樂以忘憂惟聖賢

能之藝六藝文章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遊於藝，又曰：樂以忘憂。達人從事有儀則。

良曰言達人所從之事皆有儀則
以能與時消息也善曰毛詩曰

我從事獨賢。子曰：「形體保神，各有衛則。」**唐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

以信則信。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也。

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

懼兮向虎所以自解也言在前常屈節而行具無處不居雖蠻貊之鄉何所懼也貊蠻夷之種類也善曰

及為東門人父請三

善曰大家集曰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至官
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

曹大家

後漢書云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

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敘行歷而見志焉

曰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一名姬年十四聘世叔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

銑曰永初後漢年號有七七年也余

大家自稱也善曰惟是也東

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

而將行

禮記曰撰擇良時也既以吉日又擇良時而行也善曰

楚辭曰吉日兮良辰

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余宿寧偃師

良曰趾足也舉足升所乘之輿也偃師縣名善曰左氏傳曰鬬伯

比曰莫敖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

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嘗所都後為西亳即古之易亭周秦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

遂去故而就新

兮志愴恨

亮

而懷悲

向曰去故居就新居所以懷愴也善曰楚辭曰愴怳憤恨兮去故而就

新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

良曰至明發天

中遲留為有違別也善曰毛詩曰

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酌樽酒以弛念兮喟

抑情而自非

諫不登巢而琢蠹兮得不陳力

而相追

翰曰弛廢也酌酒而飲廢其思念喟然而嘆便抑止其情

言我既不能如此焉得不使其子陳力從仕而相追隨者也善曰

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登巢

上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號曰

有巢氏民食果菰蚌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

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燧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

蠃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

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

天命之所歸

銑曰陳力就列皆進仕也此亦從衆之事但聽其

子日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良日惟遵行正直於通衢大道而使我求邪便捷徑將誰平言不能也善日楚辭日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日徑邪道也乃

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覓歷七邑而觀覽

今遭鞏縣之多艱濟日徂往逝行也聊且遨遊覓神心目也歷七邑謂鞏縣成臯榮陽武卷陽武原武

封丘也並於此行過而觀覽焉惟鞏縣多艱險之地也善日楚辭日忽反顧而游目韓詩日聊樂我魂薛君日魂神也史記日秦茅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日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登城平陸偃師單父緱氏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楚辭日路脩遠以多艱鞏居勇切

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翰日河洛二水交流合流也成臯有

旋門坂故看之善日郭璞日山海經注日洛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廣雅日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臯縣旋門已見東京賦成臯縣今虎牢是也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榮陽而過武卷丘袁向

則旋門坂也榮陽武卷皆縣名善日漢書河南郡有榮陽縣應劭日卷故號國今號亭是也食原武之息

足宿陽武之桑間銑日於原武縣食而息與馬之足暮宿於桑間武陽縣名桑林之間善日漢書河

南郡有原武縣陽武縣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向日涉

縣界故履踐其路蓋入陳留界乃思慕京邑而竊自歎息善日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日即春秋所謂敗狄於長丘史記日紂醢九侯西伯聞之竊歎也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良日言

家謙也論語云小人懷土故云書傳有焉善日論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孔安國日懷安也入匡郭而追

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因畏

乎聖人之也念衰亂之代使聖人困厄勤苦也善日論語子畏

於匡又日慎終追遠史記日孔子將適陳過匡人遂止孔子悵容與而久

駐兮念善本日夕而將昏濟日感念此事駐立及夜善日神女賦日時容與以微

動漢書門卒謂韓延壽日明府久駐未出蒼頡篇日駐主也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

居民良日長垣即子穀所理之縣居人邑中之睹蒲城之丘

墟兮生荆棘之榛榛仕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

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

翰

蒲城子路所理邑也在此縣界久荒廢生荆棘榛然子路仲由也

向曰惕然驚寤顧問左右想子路威神若在於目言衛太子蒯瞶作

亂子路攻之不勝而死衛人美其勇義至今稱其嘉美訖至也

善

曰長門賦曰惕寤覺而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

注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

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又曰民至于今稱之稱或為祠

蘧氏

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

銑曰蘧瑗衛賢大夫也丘墳猶在人猶慕

尚其德焉

善曰蘧氏蘧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

鄉有蘧伯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

唯令

德為不朽兮身既歿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

貴道德與仁賢

向曰謂仲由蘧瑗

善曰毛詩曰顯顯令德

語曰文王既沒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文

子曰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吳札稱多君子

今其言信而有徵

良曰吳公子季札適衛曰衛多君子未有

季札適衛說蘧瑗史徇史鮑公子荆公叔發謂公子朝曰

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是也

後衰微

而遭患兮遂凌遲而不興

翰曰言自後衰亂其人凌遲不

成侯貶號曰平侯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廢為

庶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凌遲故也今夫

世之凌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向上書曰周室

多禍遂凌夷不能復興王肅家語注曰凌遲猶跛陀也

知性命

之在天兮由力行而近仁

向曰人之性命富貴在於天但

戒其子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

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命已見上

文禮記子曰好學近乎

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

人

銑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勉力仰止也蹈履前賢之德

止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好正直

而不回兮精誠通於神明

善本作明神

濟曰能若此

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求福不回

庶靈祗

之鑒昭

善本

今祐貞良而輔信

音申濟曰然後近使靈祗

之鑒昭

之人使之昌熾也。善曰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

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向曰君子言則成文章孔子云蓋各言爾

人也。善曰揚子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先君行止則

成德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銑曰先君父彪也行止有

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作則北征賦也不敏大家

謙也安敢不法則先君也。善曰先君謂彪也。有作謂北征賦也。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濟曰言貴賤貧富不由人求但正其身待時而

已。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

其脩短之運愚智同兮。請恭委命唯吉凶兮。良曰言人命之長短共同爾靖思恭敬委任吉凶而後

可也。善曰請恭已見上注。鷦冠子曰縱軀委命敬慎無怠思謙善本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翰曰當敬行謙約

公綽清靜寡欲之道孟公綽魯大夫也。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與嘽音義同苦兼切

禪書曰上猶嘽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六家文選卷第九

六家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紀行下

西征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向曰岳爲長安令作此賦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善曰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

康二年岳爲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

月旅蕤賓

丙

統日

乙

未御辰

銑曰

子爲玄枵旅亦次也蕤賓五月律也丙丁統一夏之日乙未則岳行之辰善曰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

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潘日謂子丑配甲乙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

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濟曰潘子岳自稱也軾車上橫木善曰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

鄴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徂往也乃喟然而字

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恍往虛化一氣

而甄吉三才良曰言久遠也喟歎聲翰曰甄成也寥廓忽恍謂天地未開為一氣其後化此一氣分成三才也

善曰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忽恍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恍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

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

魏都賦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

與位謂之大寶向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言人之生獨貴在位善曰周易曰天地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

莫之能字善本作要聖智弗能豫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事不可究知也善曰東

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當休明之盛世兮

託菲薄之陋質濟曰休明盛代謂晉也菲薄陋質岳自謙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

菲薄而無由馬融納旌弓於鉉台論語注曰菲薄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讚庶績於帝室銑

論語注曰菲薄也納旌弓於鉉台銑讚庶績於帝室銑

公也時賈充為太尉辟岳為府掾故讚眾官之功於帝之室庶衆績功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

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

象也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嗟鄙夫之常繁兮固既得而患失無

言王室者也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翰曰岳稱鄙夫謙也懷常人之心是以有繁且復見

用又患失之向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以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季惠字也岳遷庭尉平為公事免官故云無此直道而有此

一點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鄒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良曰：武皇，晉武帝也。升遐，謂崩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善曰：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世安，崩，謚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遏，絕密靜也。

天子寢於諒闇，今百官聽於冢宰。濟曰：冢宰，三公也。天子，惠帝也。天子居喪，曰諒闇。故百官聽事於三公。時楊駿為太傅，當此任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聽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聽已以聽於冢宰。彼負荷之

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向曰：謂楊駿以人臣位而負荷帝之重任，雖伊尹、周公尚猶危殆，況駿不任事者乎？夫伊尹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謗。此二人尚爾於駿可知也。善曰：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旦之輔成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窺七貴於漢庭

疇。善本：一作請。一姓之或在。竝后族也。皆權重受誅，無一姓在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善曰：七姓，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更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請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典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亂逆

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銑曰：危，高也。言駿既無高明之道，以安重位，但以勢逼於上，示其專權也。善曰：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祗為逼主，以示已專也。于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孔

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謬。善本作：彰患過辟。亦匹之未遠。良曰：孔子云：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蘧，王舒卷，乃蔽於深微，謬於彰明。咎過患難及於我躬，固不遠也。辟，猶及也。善曰：言孔蘧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

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悟山潛之逸士卓長

二

三

三

三

往而不反

向曰既罹患難方悟山中潛遁之士卓然長往之道為美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

反

陋吾人之拘攣

全飄萍浮而蓬轉自謂吾人岳

薄其身拘攣於名位竟如浮萍轉蓬無所止託也善曰言已開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繁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攣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栗駭逢轉因遇際會寮位偶罪其隆替

名節

以隳落危素郊之繁殼其玄鷺之巢

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

翰曰寮官偶壞淮

之時

岳免主簿濟曰殼亦郊也荀息索九郊於基上晉平公曰危哉吳季札謂孫文子曰夫子在此猶鷺之巢於幕上岳言以之危甚此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之甚也善曰說文曰

偶壞敗之貌淮亦壞貌七罪切索郊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扎曰夫子在此猶鷺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

夕獲歸於

都外宵未中而難作

良曰楚王瑋夜誅駁夷三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善曰王隱晉書曰

潘岳為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

匪擇木以棲集鮮林焚而

鳥存

向曰自喻為駿主簿猶鳥不擇木而棲其林見焚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獲全萬無一也善曰擇木已見魏都賦爾雅曰

遭千載之嘉會

皇合德於乾坤一聖我今

遭遇之謂我皇德合天地此為嘉會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上下懽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

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銑曰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善曰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茲惡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

反初服於私門

濟曰甄表也使免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示責而已君恩之深也善曰宋均尚書緯

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皇鑒揆余之

忠誠俄命余以末班

良曰言我皇揆度我忠誠俄命我從末班也善曰末班長安令也楚辭

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

杖善本疲人於西夏攜老幼

而入關

向曰西夏長安也使牧養疲弊之人於此我亦扶攜尊卑俱入關善曰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

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

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疾聖達之幽情翰曰丘孔丘也

歎曰歸歎歸歎季漢高祖高祖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鄉可戀所以能傷聖賢之情也疾猶傷也善曰孟子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也

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抗懷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傷矧

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銑曰况我匹夫安於舊土之人適於長安能不惻傷

矧况也鎬京長安也善曰爾雅曰矧况也漢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猶犬馬之

戀主竊託慕於闕庭良曰闕庭天子之庭善曰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主

庭神麗眷輦洛而淹涕思纏縣於墳塋縣名岳家墳塋在此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輦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升與任彥堅書纏縣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塋余善本

乃越平樂過街郵尤秣馬臯門稅駕

西周濟曰平樂觀名街郵亭名臯門周故門名西周河南縣秣粟稅息也善曰平樂館名麗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

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漬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

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銳反西周見下注解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

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忽化疏岐幽祚隆昌

發舊邦惟新向曰歎周德其來遠矣帝嚳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幽

人慕德至古公亶甫自豳遷于岐岐人亦慕德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昌文王名發武王名言周之祚崇盛自此

二王也言后稷以來其國是舊及文王受命更惟新也善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

嫫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嫫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

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

新倭與魯同邠與豳同良曰武王剋殷於牧野而歸洛邑猶守柔道以保競彊執猶保也善曰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騏遲遲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

夜申旦而不無競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道者唯有武王爾



寐憂天保之未定

銑曰武王望商邑于周自夜不寐言未定天保何暇寐乎保位也善曰楚辭曰獨

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

惟泰山其

猶危祀八百而餘慶

濟曰武王既剋殷安如泰山猶以為危戒懼無已故使子孫相繼八百餘

年享其福也

善曰言武王基雖有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諸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

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覽善本亡王之驕

遙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

盛

向曰亡王桀也驕淫無道湯伐敗之而竄于南巢之地其無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上縱火於下其然可立待也而

猶自比於日云日豈可亡乎日亡吾乃亡矣

善曰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

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桅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

亦亡鄭玄曰自此於天言常在也此於日言去復來也

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

遼迴

翰曰武王戒懼而獲安夏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同相去遼遠善曰喻巴蜀檄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乖舛不齊

也爾雅曰迴遠也今協韻為呼暝切

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

定鼎于郊鄆遂鑽龜而啓繇

音胃銑曰土中定地之中斯邑河南縣也言我至

此考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蓋成王定鼎於郊鄆即此王城也鑽龜啓卜謂周公卜代於此繇卜辭也善曰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

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主人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

三十十年七百杜預左氏傳注曰繇卜兆辭也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是祐

良曰平平王也繫助語也二國晉鄭也平王遭犬戎難而東遷依于晉鄭善曰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桓公曰

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繫語助也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

懋

翰曰是時之王能無過僻賴先聖祖德所以定長盛也懋盛也善曰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

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茂盛貌望

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

闕西之效戾

濟曰姚姬嬖于周莊王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

伯聞之見號叔曰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

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有咎尤過戾罪也善曰言鄭伯以子頹樂及徧舞為樂禍而討之既尤之矣及乎享王

闕西備樂是乃效其為戾也包咸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以霸世良曰重晉文公重耳王子帶周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討之而襄王定位弘順殺逆以霸其代善曰左氏傳曰

大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逆王王入靈擁善本川作壅

以止闕晉演義以獻說濟曰靈王時穀洛二水關將毀王官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

聞長人者不隳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僻而禍夫三川之神賈逵曰闕者兩會似於

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關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僻而禍夫二川之神

季俾庶朝之善本一作構逆歷兩王而干位銑曰景王靈王

王子敬王悼王弟子朝景王庶子悼王弟景王寵之欲立子朝王乃崩悼王自立及敬王立子朝再作亂焉敬王名言周德之衰自此彌

甚子朝庶子故云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而干位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

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

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驪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巧也賈逵國語注子朝景王

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反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奚曰

魏子干位以令大事踰十葉以逮赧板女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

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濟曰葉代也自敬王元王定王哀王

十代周分為二赧王都王城號西周立考王後惠公少子於鞏為東周二周竟為秦所滅虎口喻秦也文王武王神器之位皆輸之於秦

也善曰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

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觀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

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

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澡孝水而

濯纓嘉善名而

善本善作

在茲

翰曰孝水水名岳嘉美其名澡其身濯其纓纓冠纓

也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鄆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

天赤

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号子無

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憐

善本一作憐

慟乎余慈

濟曰岳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瘞之於路側岳子生六十日而死故云無七旬之期延陵季子適齊子死葬贏博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勉勵於此人爲父之慈不能無哀憫乎善曰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倚例反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爲吾
吾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

蘇事洄

回次

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

良曰項羽坑秦降卒

二十餘萬人於新安城南言卒無辜而坑是激勵秦人使歸德於高祖洄次邪僻也好還猶不定言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宗族皆滅身見屠戮也善曰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騁轡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洄沈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
經澠池而長想
停余車而不進
翰曰想蘭相如之風也善曰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曰遠思長想
秦虎
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
世之英蘭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
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
向曰秦彊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燼勢既不敵又相會
於澠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瑟秦御史記曰其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爲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缶瓦器可擊以爲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湔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

皆靡秦王不憚為擊出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亦不敢動既罷歸趙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取雋謂自取雋雋也善曰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季陵書曰命世之才爾雅曰盜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出申威於河

外何猛氣之咆包蒲**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

無骨濟曰河外謂澠池會也咆勃怒見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甚庸人尚羞之況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讎也此為屈節也無骨言柔弱之甚也善曰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王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處智勇

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憤洵**雖改日而易歲與等**

級以寄言良曰智勇淵偉藺也鄙吝忿憤廉也廉藺相比雖改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目舍人藺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憤含怒之日

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善本一作于**赤眉異奉辭**

以伐罪初垂翅於迴溪善本一作谿**不尤青以掩德終**

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翰

光武使馮異伐赤眉於迴溪坂異初敗故云垂翅光武不責之後月餘遂大破赤眉於澠池故云奮翼高揮凡天子暴露於外曰蒙塵赤眉賊以朱塗其眉故以為名善曰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迴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敵底爾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鵠高翬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佐命已見西都賦登峻坂答賓戲曰廊帝紘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之

之威夷仰崇嶺之崇我

濟曰嶺山名威夷長遠與崇高也差我高負善曰韓詩曰周

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差我已見上文

阜託

善本一作記

墳於高陵文違風於

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

崔

而

善本作以字授戈曾

隻輪之不反縹

薛

三帥以濟河

向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出師襲

鄭蹇叔哭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北陵文王避風雨處秦師還晉襄公墨縗敗秦師于崤隻輪匹馬不返於秦三帥見獲於晉縗繫也濟河晉軍歸也墨縗若今起復也善曰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縗經敗秦師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穀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值庸王之矜懷皮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凌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翰曰復

也任好穆公名言蹇叔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矜很戾豈能捨蹇叔朝

市之刑哉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已而三帥

凡三敗秦師公不黜責後竟敗晉以雪恥也穆公為霸王固非虛名

有此所以善曰言若值庸主矜而懷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

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注曰矜

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懷諫違卜杜預曰懷戾也論語子服景

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

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

之罪也又曰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

官及郊晉人不出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

悉雪恥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

偽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成為維

降曲崤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

非

憐

善本並作鄰

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

作鄰

服于晉輿德不逮

善本一作建

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

善本

諸

良曰曲崤地名屬於號也號虞相託為與國虞乃背號尋而取

亡虞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滅虢還師

而滅虞曾不得至臘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輿也傷憐其貪

賂取亡矣仲雍之後忽然絕祀由道德不逮人不援也善曰劉澄

之地理書曰有純石或謂石有知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
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
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璧猶是
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左氏傳
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
雍之役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我祖安陽言涉

陝郭行乎漫漬之口慙乎曹陽之墟濟曰安陽溪名
陝地名郭郭也

漫漬澗水名曹陽亭名善曰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酈善長水經注
曰灤水出灤山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
城南又合一水謂之漬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也美哉邈

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

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銑曰魏遠也餘同善
注善曰公羊傳曰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
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
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懿漢水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

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跡俾萬乘之盛尊降遙

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催苦角切善
本作僮汜數既獲許而

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向曰鏑箭也
玉輅天子車

也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
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

汜擅朝政僞質天子於營僞將楊奉叛僞僞眾稍衰天子乃得出至
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僞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

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下毛詩
曰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

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痛百寮之勤王咸

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

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褊小撮

倉舟中之善本作
而字掬指翰曰桴舟楫棹也言百官勤王事盡
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攘袖褰裳投

岸赴水死已殆盡天子纔得濟河舟棹褊少攀附者眾恐其沈沒皆
斬其手舟中之指可掬而撮也洞通也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李傕

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董卓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綯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櫟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子虛賦曰洞曾達掖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懷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

兄替

音鐵

枝末大而本折

善本

披

普

都偶國而

禍結

良曰曲沃地名晉穆侯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名子若是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後封成師于曲沃師服曰本大而

末小是以固今本弱也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殺莊伯武公成師後也孝侯仇之後也此若樹末大其本必折封邑大其國必危善曰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鄆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屋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

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脰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臧札飄其高厲委曹

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

善本一作徒

利開而義閉

并滅反良曰吳將立季札札曰昔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以為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臧札委去曹吳若此高厲莊伯武公伐滅兄弟而無愧恥此開利閉義者耳相去何其懸絕善曰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開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之勇怯筭羸氏之利害

之利害

翰曰函谷關也實天與之高險衿帶之地也覽六國諸侯勇怯之跡筭秦羸攻守之利害善曰廣雅曰躡履也函

谷已見西都賦

鷗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或開關地險山川丘陵衿帶已見上文孫卿子曰勇怯之勢也

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

向曰諸侯數為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而不敢進此秦

利之時諸侯怯也善曰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遯逃而不敢進也有

噤渠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良曰噤閉也蘇秦既約諸侯不敢窺於山外此秦害之時諸侯勇也善曰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爲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巨陰切連雞互而不栖小國合

而成大濟曰言諸侯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俱止栖也心力或齊雖小弱之國亦能相合成其疆大此皆一時之事也善曰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豈地

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良曰若此則否泰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善曰言崑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噤門莫啓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漢六世善本作葉而拓洛畿縣弘

農而遠關翰曰六代武帝也開拓王畿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也厭紫極之閑敞

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食

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善本一官官向曰武帝爲微至亭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有惡少年持刀執劍令主人媼出安遇客婦謂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媼醉其夫而縛之殺雞食客諸少年皆走平明上去召媼夫妻賜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故云謬官既甘微行是厭紫極也善曰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噓以閑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爲微行常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媼出過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媼酌酒多與其夫醉媼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媼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媼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疇猶酬也

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巨之或

變峻徒御以誅賞銑曰明王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檠之間而後行猶時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駢馬口中長銜也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將之密

毛詩曰徒御不驚

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將之密

毛詩曰徒御不驚

網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

翰曰昔白龍化為魚

服魚形也。濟曰言帝位之重乃微行自輕其漸不可長也。善曰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凌

上之漸何可長乎

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古探隱

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

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子

善本無子字

思其何

補

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罪而死園陵在湖邑故弔之初太子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於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

明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遂斬之與丞相戰兵敗亡至湖自縊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其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皆責武帝之詞岳言既加顯戮絕其肌膚為此亦何補也儲二太子也善曰漢書曰戾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

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

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閼鄉為戾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善曰漢書曰戾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

我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

紛吾既邁此全節兮

善本無今字

又繼之以盤桓問休

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

銑曰全節地名盤桓不進貞武王放牛於桃林之野桃園

則桃林也

善曰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騁遲遲而歷茲爾

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閼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

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

發閼鄉而警策

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

閼鄉

地名黃巷坂名潼水名迤向也言向坂行故警策也華岳北面有巨靈神掌跡故云陰崖眺視也善曰漢書湖有閼鄉曹子建應詔詩

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想向也想與遡古字同獻帝春秋曰興平三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

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閼北東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

二華巨靈鬘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

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於祖龍

向

至此地而記憶其事始皇末年鄭使者從閼東至華陰有人持壁與使者曰明年祖龍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之乃二十八年至渡江所

沈璧故曰江使反璧也善曰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人與使者璧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不語怪

以徵異吾善本一作我聞之於孔公良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力亂神曰子不語愠韓馬之大慙對徒阻關谷以稱亂怒慙惡

也言馬超韓遂作亂屯於潼關也善曰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慙孔安國曰慙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魏武赫

谷潼關山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

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

於廟筭銑曰曹公與超遂夾關戰大破之言彼雖衆曹公奉君命廟堂之筭已勝之善曰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

夾關爲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

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平普揚桴以振塵繡呼瓦解而

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爲京觀向曰碎鼓聲也揚桴而鼓

塵振天地繡然若瓦裂冰泮矣超遂走涼州故云奔狄其衆盡殺故爲京觀也繡破聲也善曰字書曰碎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

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椎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注曰振動也繡

破聲也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

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爲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狹路之迫隘鳥軌崎嶇以低仰善本作蹈秦郊而始闢豁爽

軌高低善曰卷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中之隘陬廣雅曰踣傾側也踏秦郊而始闢豁爽

增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

條暢濟曰蹈履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然高明壯大彌望千里雍州厥土惟黃壤紛敷條暢茂盛之貌善

曰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

時華實乃榮洞簫賦曰標紛

敷以扶疎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褻斜右濱汧牽隴良曰

谷名汧水名隴山名善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

日褒邪汧隴並已見上文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 履大戎之侵地疾幽

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慈與衆得洛壁褒以縱慝

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滅呼

為亡國翰曰詭詐沮驪也善曰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

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颶幽

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

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

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

之焚銑曰始皇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中不圖其功勞而以此報其勤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

阿石槨為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以三羊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

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冥生理報勤謂

反以生理之事 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歟濟

語曰謂或有此語也始皇無禮以此自及固是其効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歟善本作與乾

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久

君子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高祖法此用心固能長久也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

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焉 觀夫漢

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呼達切達大度而已

也向曰非獨有此而已復有他美者也善曰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度

乃實慎終追舊驚誠欵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

率土且猶弗遺而況於鄰里乎而況於卿士乎

矣善本無而況於卿士乎矣七字 于斯時也乃摹莫胡寫舊豐製造

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

渾雞犬以善本一作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翰曰追舊謂造新豐也。篤厚誠。

信靡無漸。潤逮及也。率土且如此。而況鄉土乎。言皆徧也。善曰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李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

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

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之。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

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向同。善注。籍含怒於鴻

門沛局。善本一作跼。踏而來。王范謀害而不善本一作弗。許陰授

劍以約莊。擗刀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

虎尾而不噬。寔是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卮酒。咀

與慈彘肩以激揚。翰曰。擗。挺萬大也。其危若首冬之葉。待霜而與。彘肩。猶履虎尾而不被噬者。是張子房要項伯

之力也。善曰。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

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

來謝。沛公旦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

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

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含怒深矣。毛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尚書曰。四夷來王。毛

詩曰。莫敢不來王。擗挺也。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鄭玄注。本為噬

噬齧也。音誓。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

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

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曾

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銑曰。言沛公忽蛇變為龍。而舒申其體。脫至霸上軍。

而心高舉也。善曰。史記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將為沛公虜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

胃。古組於軹。止塗投素車而肉袒。濟曰。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繫頸以組。降軹道傍。軹亭名。胃。繫也。善曰。軹塗已見東京賦。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踈

飲餞於東門。善本一作都。畏極位之盛滿。良曰。漢疎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

少傳廣謂受曰。今日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爲祖道於東門。謂長安東都門。善曰。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也。錢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金墉

鬱其萬雉峻嶒錢魚峭以繩直銑曰。金墉。長安城也。峻峭。而萬雉。峻謂棧峻。峻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戾飲馬之陽橋

踐宣平之清閼音域。向曰。戾至也。飲馬。橋名。在其陽也。宣平。城門名。閼。門限。善曰。爾雅曰。戾至也。長

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

都中雜沓善本一作選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闐善本一作田

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疲鈍以

臨朝曷自彊而不息翰曰。岳既入長安城。見士女衆盛。所以備其禮儀。就公館臨其職也。勵疲鈍。岳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彊不息耳。即就莅臨。勗勉也。善曰。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莅職。謂釐政也。毛萇詩傳曰。莅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於是孟春受謝善本作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彊不息。

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

居散逸營宇寺署肆鄠管庫最藏外芮洵於城隅

者百不一處善本作處一。濟曰。蕭條。空曠。見散逸。無人也。最芮。陋小兒。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廢有陋小者。或在城之偏隅。若舊有百處。今纔存一處。善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言今之寺署最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叢聚貌也。說文曰。芮。小貌。處一。或爲一處。非也。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

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無其處而有

其名翰曰。皆里名也。向曰。夷漫。滌蕩。平滅兒。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善曰。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

建章榮駁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音蘭善轡本作轡枵計詣

建章榮駁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音蘭善轡本作轡枵計詣

建章榮駁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音蘭善轡本作轡枵計詣

建章榮駁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音蘭善轡本作轡枵計詣

建章榮駁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音蘭善轡本作轡枵計詣

建章榮駁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音蘭善轡本作轡枵計詣

建章榮駁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音蘭善轡本作轡枵計詣

建章榮駁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音蘭善轡本作轡枵計詣

建章榮駁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音蘭善轡本作轡枵計詣

建章榮駁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音蘭善轡本作轡枵計詣

建章榮駁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音蘭善轡本作轡枵計詣

建章榮駁蘇合娑素可而款駘徒改盪音蘭善轡本作轡枵計詣

而轅歷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翰曰長樂未央皆漢宮之名階外也

銑曰太液建章宮名濟曰紫綬款至也駁安駘盪枵詣承光皆臺名良曰桂宮宮名柏梁臺名盡已毀壞故徘徊惆悵也善曰已

上竝見西京賦驚雉善曰驚雉已見射雉賦黍苗已見魏都賦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

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翰曰驚雉雉名言臺殿陂池荒敗故驚雉狐兔得居也

向曰皆謂耕田生黍苗離離然岳因自歎見此而心思洪鍾頓

於毀廟乘風廢而不懸善本亦作弗縣二字濟曰洪鍾大鍾也頓落也乘風懸鍾格皆毀也

善曰史游急就草曰乘風懸鍾華獨樂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霸川

良曰鞠草茂與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秋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雒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使留之故云遷霸川善曰如

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蹶踏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

也懷夫蕭曹魏邴之相銑曰懷想也夫者語之端蕭何曹參魏相邴吉皆漢名相也善曰

並已見西都賦辛李衛霍之將善曰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

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長楊賦銜使則

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善曰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

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從武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

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封騫為博望侯向同善注教敷而

彝倫序兵舉而皇威暢善曰漢書曰蕭何之流為相布政教則常倫有次序辛李之屬為將兵舉於四夷而皇威宣暢也臨危而致

善曰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彝倫攸序勇奮投命而高節亮善曰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

作智暨乎秬侯之忠孝淳深銑曰秬侯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

故云忠孝也善曰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

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擒陸賈之優遊宴喜善曰

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秬侯音姑

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今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答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翰同善注

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楊雄字子雲皆工為文司馬遷字子長劉向字子政向子歆字子駿並有良史之才

之史善曰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脩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謫擢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尉為七略趙張三王之尹

京定國釋之之聽理善曰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濟同善注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

推士善曰漢書汲黯字長孺濮陽人為主爵都尉數直諫鄭當時字莊陳人為大司農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善曰漢書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選為第士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飛翠

綏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向曰綏玉皆朝臣所服出入禁門者非一人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綏纓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預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或被

駿左衽善本奮迅泥滓翰曰又疊上文謂日磾自夷狄被泥滓也善曰謂日磾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喜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

增泥滓說文日滓殿也或從容傳附會望表知裏濟曰謂陸賈從附會將相之勢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善曰謂陸賈也班固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

其裏表未見或著顯績而嬰時戮良曰皆謂廣漢之屬或有大才而

其裏表未見或著顯績而嬰時戮良曰皆謂廣漢之屬或有大才而



無貴仕翰曰謂賈誼之類也皆揚清風於上列善本作烈垂令聞

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向曰上列上代也鏗

鏘珮聲善曰胡廣曰建鴻德派清風毛詩曰當音鳳恭顯

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翰曰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邪佞

用勢熏灼震耀於天下也善曰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馬大將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

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石顯已見西京賦前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

顯赫光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

齒名善本難不其然乎濟曰音鳳之流其死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

難其如此矣善曰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

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

扼腕梟澆巨猾而餘怒良曰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誅於漸臺而梟首故岳望之扼腕而怒

善曰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京賦曰巨猾間豐漢書

音義曰懸首揖不疑於北闕軾轡里於武庫銑曰雋不疑為京兆

尹有一人詐稱侯太子詣北闕不疑執送付獄由是重名故揖之轡里京秦惠王弟而賢墓近武庫故軾也善曰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

車以聞承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

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酒池鑒

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翰曰商辛紂也為酒池以亡國漢武帝復為之履覆車之跡而不改

寤善曰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誼國語注曰鑒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

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

無度向曰白虎殷名曲陽侯王根僭造第以象之是無法度

善曰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脩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廓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命有始而

連竟外社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

必終孰長生而久視

濟曰有生必死誰能長生久視善

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

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

溺五利

良曰文成將軍李少君五利將軍樂大皆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如武帝有雄才大略文成已見上文

倖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

祕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也

靈若翔於神島犇鯨浪而失

水曝鱗骼於漫沙墮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

露干雲漢而上至

翰曰靈若海神也池島高深翔溥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鯨魚死其目化為明月珠故云雙墜

難惟余欲而是恣從

善本一作縱逸遊於角觝

乙以珠翠忍生人

善本一作民之減半勤東岳以虛美

武帝遣人開梓柯致叩竹杖與齒齧而恣其欲又作角觝之戲令人兩兩相角力也又作甲乙之帳絳以珠翠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忍吏

良

天下如此而封太山勒其虛功也善曰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蒟醬叩竹杖則開梓柯越舊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文超長懷以遐念

若循環之無賜

銑曰賜盡也言思念此事若循環無盡時也善曰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

復始窮則反本較角

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倚靡

言見較量面朝之事煥炳明白可觀也次及後庭之事亦倚靡可述也煥炳明白倚靡美自善曰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

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虛賦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

明智

翰曰元帝幸虎圈奔熊逸出馮婕妤恐及御坐乃直前當之載不聞嬖妾同車帝乃止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

獸熊伏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

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

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衛

鬚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

力智反濟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鬚黑光可以鑒人成

帝趙皇后善舞體輕而纖細麗美也善曰衛趙已見西京賦咸

左氏傳叔向之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

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妤之盛德禍侈謂衛趙二后

之疾惡善曰以奇見幸故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

所暨銑曰便門便橋也至此盡長安界究盡暨至也善曰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掩

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而善本作以忘

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

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擅利輕棘霸之

兒戲重條侯之倨貴良曰匈奴大入邊遣劉禮軍霸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文帝勞軍

至霸上棘門皆馳入至細柳軍士被甲持滿上不得入使詔將軍曰

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軍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

天子乃案轡徐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帝曰霸上棘

門兒戲耳至於亞夫可得犯邪亞夫後封條侯軍法既受命而忘其

身戎政兵之政也果毅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擅揖

也善曰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

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

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

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

軍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

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

耳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

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劉詔遂

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力委切左氏傳齊

侯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說文曰擅拜舉手下也因利切索杜郵

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

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

言而弗善本作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

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疾禍于善本疾作何

而不有翰曰杜郵白起所死之地名岳求索此地已改名孝里故

怨以殺之闇主即昭王也疾妬之臣謂范雎善曰杜郵亭名在咸

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

墓憫猶罔罔失志之兒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暗主昭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衆感出矢言何休公羊注曰勿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也

於渭城翼關緬而堙人盡覓陞殿之餘基
善本作其字

裁岐波岷以隱嶙
力忍切良曰渭城古咸陽也翼關秦良陞殿階也善曰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翼關緬盡負也亡衍切岐波岷嶙良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岐岷嶙絕起貌

想趙使之抱壁澗
幽力

睨楹以抗憤
銳曰秦欲以十五城

易趙和氏之璧趙使藺相如奉璧於秦秦得璧無意與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授璧與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澗怒目貌抗憤猶發憤也楹柱也善曰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日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曰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以其璧睨柱欲以擊秦王乃辭謝澗睨目清貌也

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

濟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軻賁燕地圖置匕首

於中秦王觀之圖窮匕首見軻持秦王袖王絕袖而走軻事不成也善曰史記曰荆軻刺秦王匕首見軻持秦王袖王絕袖而走軻事不成也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

筑聲厲而高奮

狙預潛鈐以脫臙

頻忍反向曰荆軻之客高漸離善擊筑秦王

筑中舉筑扑秦王中臙臙漆上骨也狙伺候也善曰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鈐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臙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伺候也尚書刑德放曰臙者脫去

據天位

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慙

翰曰言始皇據有天位乃狼狽若

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狼音貝

簡良

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刑於捐灰矯扶

蘇於朔邊

銑曰秦簡忠賢自輔云得李斯商鞅鞅作苛法弃灰於道者刑也斯乃矯殺太子扶蘇於朔邊也捐弃也

善曰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
 弃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
 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
 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劔以自殺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賈
 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
 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儒林填於坑穽性詩書煬而
 為煙濟曰李斯勸始皇坑儒士焚詩書善曰史記曰盧生為始
 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用諸生諸生犯禁者四
 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日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
 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
 為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輟患以啓前善本商法
 焉得以宿黃大何可復牽良曰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
 為車裂李斯罾斬鞅初得罪
 亡至關欲止客舍客舍曰商君之法不敢舍也故云安得以宿李斯
 臨刑謂其子曰吾欲復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其可得乎輟車裂
 也善曰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
 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
 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
 周禮注曰車裂曰輟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子俱執顧謂
 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
 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輟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前

野浦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銑曰趙高欲為亂羣
 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

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也善曰風俗
 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浦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
 恐群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假讒賊善本
 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以天權

鉗眾口而寄坐向曰二世假借天權與趙高讒賊使賢臣鉗
 口而自寄坐善曰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

持天權莊子曰兵在頸而顧問何為不早而告我願

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翰曰趙高既為亂使女壻
 閭樂殺二世兵至幄坐二

世謂官者曰何不早告我對曰臣早言已誅矣安得至今樂謂二世
 曰足下為計二世曰吾願為一郡王不許又曰願為萬戶侯不許又

曰願與妻子為黔首閭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善曰史記曰趙高
 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其女壻閭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

召左右皆惶擾不關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
 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閭

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目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
 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閭樂麾其兵陵二世乃

自殺兵在頸逮善本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舒善本一
 作紓

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

齊曰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

崩雖謂一賊不可振舉故降沛公於軹道傍善曰史記曰趙高立

公子嬰為秦王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齊見廟此欲因廟中

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

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紆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

曰振救也善本一

以善本一

衆寡良曰沛公入咸陽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

漢相善曰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圖書藏

之漢所以具知天下距塞戶口多少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

料量也孫卿子曰地有近遠險

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也

羽天與而不

善本一作弗

取冠沐

猴而縱火

銑曰項羽既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

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彌猴也謂

天與不取也善曰史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

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秦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說

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彌猴也謂

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

善本有也字向曰上貫

謂項羽豈可相喻也善曰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下

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

也燕丹太子死

懷恨入於九泉

感市間之菽

留井歎尸韓之舊處

豈生命之易

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

時喻反

豈生命之易

投誠惠愛之洽著

許居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

所惡

溫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

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

於蕭傳

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

乃不愛人之才成國家之務耳望之左遷太傅是不弘大體非天下之望也善曰說文曰葢麻蒸也然葢井即渭城賣蒸之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諶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文曰許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魏犢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造到長山而慷慨悼善本龍顏之

英主曾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陵也高祖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用之善曰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存威

格乎天區亡墳掘其而莫禦臨掩坎而紮扞步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至于天地崩亡則墳壠毀垣以延佇被發掘不能禦也王莽之亂諸陵皆見發掘岳見壞墳毀牆意傷之故撫膺而延佇也善曰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拚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扞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越安陵而

無譏諒惠聲之寂寞翰曰越於也安陵惠帝陵也其聲寂寞無以褒貶也善曰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冥靜也弔爰絲

之正議善本伏梁劔於東郭善曰漢書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評景皇於陽丘孝王欲求為嗣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向同善注評景皇於陽丘

爰善本信讒善本而矜謹殞善本吳嗣於局下蓋善本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

過聽之善本無討茲沮善而勸惡銑曰評問也陽丘景帝陵也景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景帝即位是錯說上令荆吳吳王起七國兵反爰盎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斬錯使赦七國可兵不血刃上遂斬錯信讒謂聽爰盎之計也矜謹謂因博而殺吳太子也誅晁錯是助七國之逆景帝過聽盎之讒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即殺錯此事敗天下為善者勸天下為惡者誠可恨之善曰廣雅曰評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評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突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

其事曰評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突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

其事曰評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突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

其事曰評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突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

其事曰評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突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

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
 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書聞爰盎曰吳楚相遺書
 言賊臣朝錯擅迫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
 斬錯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上曰
 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
 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朝錯潁川人為御史大夫錯
 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
 年可成無計謂不誅盎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
 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些**此**孝元於渭瑩執奄尹以**
明貶濟曰此病也渭瑩元帝陵也奄尹引恭石顯也執此以用之
 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之**些**穢我明德韋昭曰此病也**褒夫君**
 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此毀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禮
 元帝善曰褒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過延門而責**
 元帝罷衛思園及廢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
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
鞠翰曰延門成帝陵京兆尹王章忠直社稷之臣為王鳳所譖陷
 大逆死獄中鞠問也言成帝可責之善曰漢書曰成帝葬延

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
 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
 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
 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日勤毛萇詩傳注曰鞠告
 也**伏**音大善**淫嬖之凶忍勦**小子**皇統之孕育張舅**
 本作伏
氏之奸漸貽漢宗以傾覆向曰伏縱也淫嬖趙飛鸞也
 孕而使傷墜又飲藥傷墜無數此謂凶忍使絕皇統也舅氏篡弒之
 漸自此開張漢宗所以傾覆也勦絕也舅氏王莽族也善曰小雅
 曰狃怙也淫嬖謂趙飛鸞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
 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
 飲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
 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
 也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
刺哀王於義域偕天
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善本一作善**永終古而不刊**
 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色帝幸之封為高安侯故云
 偕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羣臣莫敢言王閎切諫乃止
 此終古不可刊削也善曰漢書曰哀帝葬義陵又曰封董賢為高
 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兮終

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

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焰

善本一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濟

作爛瞰視也康園平帝陵也帝獨葬故云孤墳平帝王皇后王莽女及漢

兵誅莽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而死故云激義誠以明節

善曰漢書曰平帝葬義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及漢兵誅莽燔

墳也弊邑岳自謂長安也南垂南界也善曰潘岳關中記曰門磳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門磳

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郎步之屈求奇疏南山以

表闕倬卓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

之所為工徒斲卓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

吐汚鳥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銑曰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礧石為

門懷刃者止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役鬼神營之亦

猶不可況人力所為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斲未畢沛公義兵已交馳

於中矣凡臣弑君汚其宮而猶焉言秦宗廟尚汚為沼況是宮能不

隳壞乎善曰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礧石為門懷刃

者止之史記曰始皇南山之巔以為闕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

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

史記由余曰役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

注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

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汚其由偽新之九廟誇

宮而猶焉汗與汚古字通方言曰隳壞也搜倭哀以拜

善本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

郎翰曰王莽号大新凡天子立七廟莽立九廟自云黃帝虞舜後

生哭甚悲哀皆除以為郎故曰妖臨倭哀也善曰漢書王莽下書

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

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

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

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誦六藝以

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飾斲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

同亡

向曰莽誦六藝以飾姦詐秦焚詩書而取面牆為惡不同同歸於亡

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

文效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

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

良曰宣帝廟曰

樂遊宣帝承昌邑淫亂之後故曰中興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宣帝廟曰樂遊又宣紀贊曰可謂中興倅德殷宗周宣矣

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

人評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

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

濟曰宣帝戾太子孫生數

月而孤幽之園固其色養之心不輟故於叙園陵之禮有加于舊典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樂千人邑

名起於此矣王母即宣帝母戾太子事時并遇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合於禮典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仁也詢宣帝名

善曰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

帝即位乃葬衛左右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

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評

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姓為王母又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

知仁矣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

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南也體水

陸高下形勢也善曰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至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汗下也

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

翰曰清暑五柞皆漢宮觀名善曰

曲植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峻甘泉固陰沍寒曰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五柞已

見上文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

銑曰交渠漕渠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善曰漕渠已見上文也

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

傷

汗汗滉滉

彌漫浩如河漢向曰言廣大也善曰並已見上文

日月麗天出入乎

東西

音先叶韻

旦似暘谷夕類虞淵

銑曰麗著也暘谷日出處虞淵曰入處

善曰並已見上文

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

以善本作於天漢對善本牛女以雙峙濟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

觀儀法瑞星以石刻為牛女之宿列於池邊善本圖善本萬載而善本

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會善本觀今數善本

仞之餘址濟曰其謀欲使萬代不毀而纔經百餘年而便摧落豫章觀其高百尋至今傾壞只有數仞餘址也善

飛鳧躍鴻漸乘雲頡頏胡隨流澹濫淡徒感澹湛仕

反善本灞仕驚波甲唳甲菱善本菱善本華蓮善本

漸連也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頡頏鳥聲澹淡浮白翰曰

爛於綠善本沼青蕃頡蔚平翠斂濟曰蓮蕃皆草名

文曰蕃草茂也敏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荒服志善本

勤善本遠以極武良無邀善本於後福向曰言武帝初穿此

池方習水戰以伐昆明國志在勤於邊遠極用威武不為後人流福

矣善本善曰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

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仍脩昆明也

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勒遠略鍾

會檄曰窮武極戰杜預而菜蔬毛實水物惟錯乃有

左氏傳注曰要邀也

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翰曰此

豐乎原陸先時毀之今更復也皇代謂晉也茅草也善本西都實

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

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凡厥寮

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揖善本棹善本收畧善本

課獲引繳勺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五孝反銑

司能使人富而又教之人皆相帥同整舟楫漁於此池有所效獲而

利之婚姻以時愁人亦為樂也善本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

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徒觀其鼓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多少也

徒觀其鼓

施徒可切善迴輪灑鉤善本投網善本垂餌出入

本作拙

又見一

七

三

二

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挺拔

初加切善

來往

濟曰施舡尾輪鈎釣鈎魚餌以可以刺

言曰今江東人呼柵為軸舊說曰輪鈎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縵也郭璞方

昌三牽兩

良曰以白羽綴網經上兩人對引之鳴根叩木為聲

折經連白網也連白以白連羽連綴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

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言曳纖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

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罾猶擊也書曰擊率也

於是弛青鯤於網

善本鉅

解頰鯉於黏微向曰弛亦解也鯉鯉皆魚名網鉅鈎鈎也微

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鯉二魚名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

以繳繫鉤羅屬者網鉅鈎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大索

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微也

華魴躍鱗素鱖揚鬐

齊曰魴鱖皆魚名華

言魚尚生者善本一

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

日鑿已見子虛賦

俎霍霍

私

罪罪

良曰養人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細如線縷

也鑿刀上鈐刀若飛謂疾也應刃刃而落於

俎器中霍霍罪罪細淨兒

善本一

初載賓旅竦而遲

去

御既餐服而屬厭泊恬靜

以無欲

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

翰曰紅鮮鱸之

言鱸初成賓旅竦踴以待御食既餐服之而屬其美翻然思泊恬無

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也善本一

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馬過也茵車中蓐也毛詩曰文茵暢轂

冠將還也善本一

如飢心翹勤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



止禮記曰宗廟之
中未施敬而人敬
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
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也十亂謂周公邵公畢公毛公太公太顛閎夭
散宜生南宮适文母也言思賢之心豈敢望夢三聖如十亂或欲希
冀之善曰琴操曰崇侯諳文侯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
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
書曰予有亂曰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經
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鄩及豐善本作惟仍京其室
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其一濟曰靈臺文王
作人願為之不日而成豐鄩之都固大其屋室庶人如子之來故
神降吉祥也此由積道德以延祚嗣天下無有二心之人惟其一也
善曰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豐又曰宅其鎬京左氏傳季梁
曰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
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
長唯自其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二也永惟此邦
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贏鋤以借
子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田治善本一

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而愧而訟息
銑曰此邦之風雖以略聞不至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贏餘之
鋤以借於父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色也蘇秦張儀喜秦
政多僻得縱騁譎詐也虞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其畔訟者遂息
退為閑田荆棘已生言其地不改經周秦之化而人情有異耳善
曰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
量銘曰允臻其極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鋤慮
有德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
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
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
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由
此觀之上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善本
無猶善本鈞善本之埏然埴音植良曰埏和埴土也上之化下如
字善本鈞善本之埏然埴音植良曰埏和埴土也上之化下如
日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
如厚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
為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善本雖此字五方雜會風流溷混
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
滑胡情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險狃九戎馬

生郊

向曰五方所湊溷亂之地農人怠惰不彊作勞溷亂昏疆也

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為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為

渾尚書曰情農自安不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

曰儉仇孔熾老子曰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平刀政臨人

示由操刀制割惟意所擬而成言雖溷淆戎馬之地而化猶上也

善曰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

學者制焉猶未能

操刀而使之割

人之外降隨

作善本政隆替鐵仗善本一作與

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

其情自絕營欲雖賞之使竊終不為也善曰左氏傳子展曰杖德

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

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雖智不能理明不

並作弗能

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

力結反翰曰言我雖不能明察任

信無欲之心庶幾免于罪戾也

善曰言已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

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字非也

賦曰評來哲以通情

六家文選卷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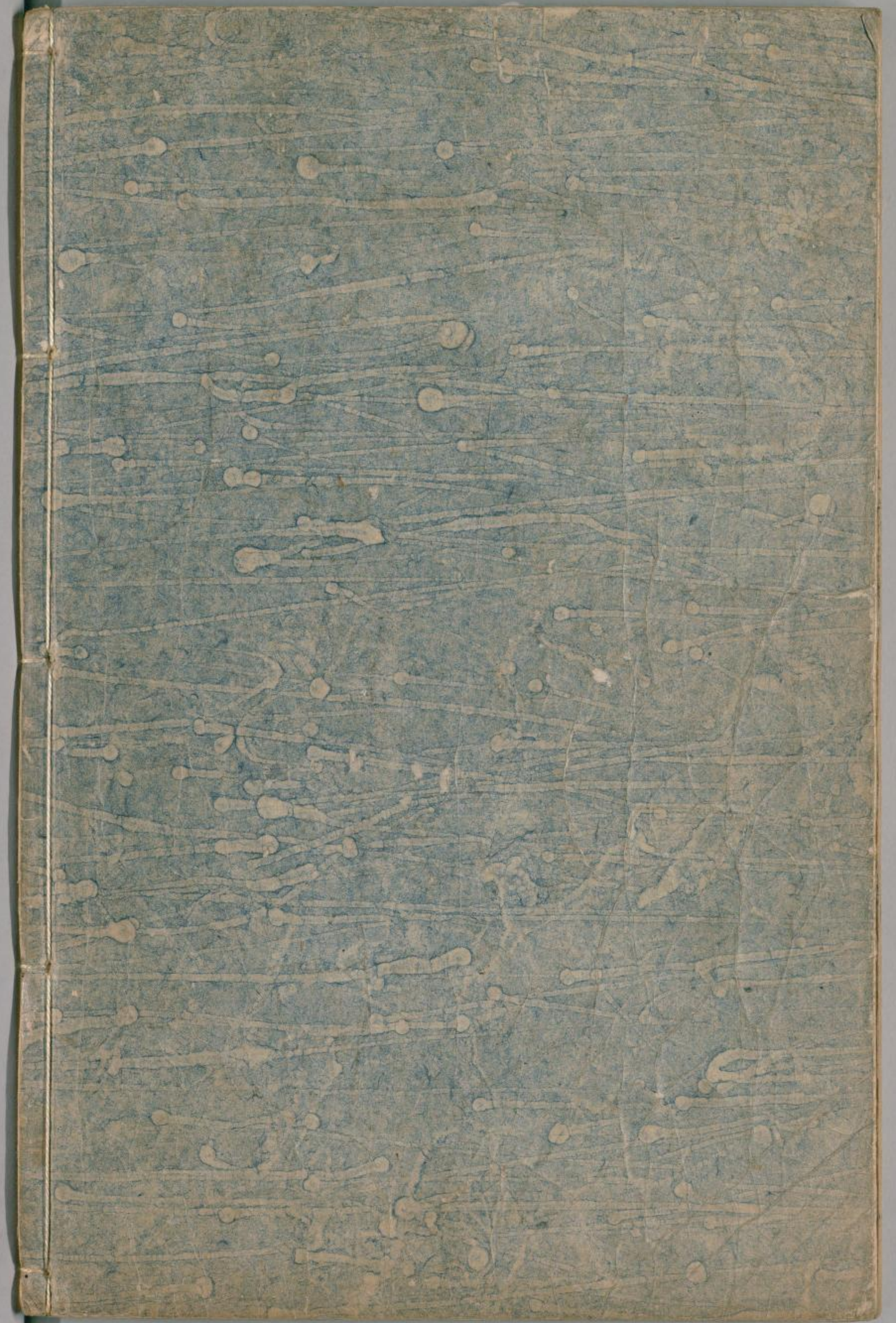
樂以俟來招

向曰至如禮樂小化人非我能力以待將來之智者

如其禮

貴	5
	30
	44

夫文選卷第十大房力結反駁云言我雖不能明察信
 信無欲之心庶幾免于罪戾也
 舊曰言已雖無時能仁仁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
 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于戾乎戾丁或有為字非也
 如其禮
 出以直辭
 來格矣
 善曰論語新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
 頤曰信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巻』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